



江浩 著

在北美洲的 困惑與焦灼

在北美洲的 困惑與焦灼

江浩 著

廣東旅遊出版社

在北美洲的困惑与焦灼

江浩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淘金坑42—43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9.25印张 204千字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书号: ISBN7—80521—177—9/I·75

定价: 4.00元

人只有在游戏中才是真正的人

桂未明

认识江浩，迄今我也说不清，到底是件幸运的事情还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他就象一本只有小摊上才肯容纳的畅销书。你一拿起来，便放不下了，但你得仗着胆子往下看，也可以说他是一部任何人也接受不了的探索片，一旦你挨近了他，从后面往前看也照样能看懂。

我和江浩的相识，肯定是魔鬼起了什么作用。

他给我带来一连串的麻烦，又使我心甘情愿地陶醉在麻烦里。即便让我用全部生命保护他，我也不会犹豫半分钟。这个盗马贼呀，这个流浪汉呀！

如果没有那件事情，我们可能象数也数不清的责任编辑给一个青年发

处女作的事一样，随着时光流逝或各自的荣衰而仅仅留存在表面的形式中。同样，我也没有想到，那件事会给江浩一个致命的转折——使许多知内情的人都谴责我：江浩拒绝推销自己，造成一个出了4本书拍了6部电影而默默无闻于影坛文坛的奇怪现象，这和你有关！江浩从不推销自己和从不推销自己的作品，委实和那件事有关，但也和他从小贩卖驴呀马呀有关，他不想贩卖自己！他不适应于当今文坛影坛，责任是在我但并不全在于我。

1981年秋天，我在上海接到江浩从内蒙寄来的一本《草原》，他有一个简短的附言，告诉我，《草原》年终要评奖，他的头条短篇《我们的人生是这样转折的》呼声很高，望我投他一票。我读了小说，马上复信，也是短短几句。告诉他作品编造痕迹很大，因此不能投票。

没有想到，他很快回信了。他说，我的坦诚使他的兴奋点降到了零度。他很感谢我，因为他早以忘记冷静了……他如此诚恳，倒把我给镇住了。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轻率了。但我知道，如果我顺水人情地投他票，或者违心地赞美几句，我便不可能赢得他的信任。当江浩对你失去信任，你马上变成行尸走肉，你一辈子都改变不过来。从此，你为你生活的圈子里失掉一个这样的人而不安一生。

但是，还有我没有想到的：那篇小说最终获奖了，仅仅因为我的那封信，他竟然没有去领奖！更有我没有想到的：北京电影学院两个老师看到该篇小说后，风尘仆仆地到内蒙师大找他，邀请他把该篇小说给马上毕业的电影学院内蒙班学生改成实习电影剧本。江浩诚惶诚恐地拒绝了。若干年后，他给我的一封信中说：“你给了我当代人丢失许久的自知之明。”为此我将终生沉浮在轻松与沉重之中。

当然，我也没有料到，后来他带给我一连串的麻烦和我习惯于承受他制造的麻烦。

1986年，当他得知自己作为《猎场札撒》编剧要去温哥华国际电影节时异常高兴，他来信询问我要注意什么要装备什么，全然忘记了被他询问的对象是个根本没有出过国的人。我习惯了他，便不厌其烦地向具有出国经验的人打听各种注意事项，然后向他通风报信；并要他给我刊写独家稿子，一定要他用自己的脑袋写出来；直到把他送出上海，我才意识到出国的是他而不是我。回来后不久，他就交出《在北美洲的困惑与焦灼》，10万字。我一口气读完。我们的时代再也经不起回避，我们的人民再也承受不起谎言——在众多的出国感叹中，在中西方文化对比的哲学思考中，他再一次显示了有别于他人的真知和胆识。他在生活中的尖苛幽默和机敏，第一次真正在作品中展现得如生命一样饱满。这是我看到的从国外归来第一篇说真话的文章，其参照系数也高得令人叹服。从此，我知道他已经成熟了。我签发了。

然而，我们毕竟太简单了，只想到大背景而忽略了小背景。

文章发表后不胫而走，在读者中的轰动令我震惊，比我预料的要强烈得多。

于是引起了代表团长的不满和愤慨。潇洒惯了的江浩原想狠狠否定自己，结果否到团长头上。其实江浩也好团长也好，在文章中只不过是一种符号，代表了年龄不同、阅历不同、地位不同、身份不同的两代人。团长愤怒中寄来一封措词相当严厉，既上纲也上线的反驳文章。作为一个刊物的执行副主编，我一贯讨厌感情行事，我奉行言论自由。我决定发表该团长的文章，不能因我和江浩的私人关系而损坏我们

创造也包括江浩创造的刊物形象。做为一个他的师友，我又不得不通告我们采取的行动。他很快回信了。信很简单：

“我们受过言论专制的苦，不要让别人再受这种苦了。”我觉得这不是简单的理解而是一种新的道德规范。

为此，我很担心此事会不会影响他今后再次出国。江浩却笑话我说，在中国，象他这样小小的电影编剧，能出国一次，已经很幸运了。细想一下，这是大实话。电影编剧在电影界有没有地位，就象他说的那样：还得进行一段漫长的哥德巴赫猜想。

他那令人叹服的思辨才华，象旋风一动轻易便将你卷进他的生活；你和他一起嘲笑，一起咒骂，一起捉弄；你更会爱他对他自己当众和私下的公开而又坦诚的挖苦与嘲弄；但他有时装傻，傻得你直想帮他一把。若干年后，你才发现当时最傻的是你。你跟他交往，完全是智慧的较量，是幽默的竞争，是胆识的比试。你如果全赢了，你一定注意，你肯定又遭到他的捉弄。

他的人格和智慧是荒野给的。

1987年《青年文学》一期上发了他充满性意识的短篇小说《老枪》，被列为上报中央书记处的7名作家之一。其时正当反对资本主义自由化之机，我闻之此事，为他捏了一把冷汗，那知他潇洒得早领上一个蒙古哥们，横穿戈壁进入阿尔泰高原。一年后写出一部关于性苏醒的长篇小说《盐柱》。他从新疆来信说：“大坂城的姑娘不好看，那是艺术的欺骗。”后来他逢人便告诉：去新疆可以不带粮票。人家问原因。他就是不告诉。我知他那句潜台词：秀色可餐。他写了《散散淡淡走西域》。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个家伙又来节目了。荒原总是给他灵气。

去年，他又横穿甘肃、宁夏、到达青海的塔尔寺，朝拜了他从小信奉的宗喀巴。也是心诚则灵，赶到的那一天正碰上晒大佛。我可以想象出他的兴奋。前年，他领我们在雨季横穿锡林郭勒和科尔沁草原，路过元上都废墟时，他当着我们6个人的面，神情庄重地跪在一尊孤独的石像前，平日笑声不断的江浩此时如此庄重，使我们感到一种力量朝我们压来；我们不约而同地一起跪倒在石像前。他信，我们也跟着信了。草原之行，他给我们讲了大量宗教，我才明白经我手发的3部中篇里关于萨玛的描述。只有在宗教面前，他才是严肃的。平日，任何神圣的人间事情，一旦挨上他，马上会变得不太神圣，有的甚至成为嘲笑对象。

青海一行，他写了《塔尔寺：牢骚与虔诚的归来》。他把政治与宗教、人与信仰，捆绑在一起再一次进行了纵深的调戏。其尖苛和透明都到达让一些人忍受不了的地步。而这样的集子，他又来找我写几句话；这肯定又是件麻烦的事情。好在我已经习惯了他。

1989年我给他的祝词是：给你全部的祝福就是不断地否定自己。

我知道，别人做不到或不敢去做，他会做到的，因为他原本什么都没有。他也不会有什么负担。

每当我和他在一起时，看他活得如此畅意和随意，就想起席勒的一句话：“人，只有在游戏中才是真正的人。”我估计江浩贿赂过这位大师，否则这话按在他身上怎么这么合适？！

1989年1月写于上海

科尔沁 来的 怪物

——
江浩

1984年，行将毕业的内蒙古师范大学研究生班，发生了一场小小的“风波”。一伙班干部搅起浑水，非要校方取消该班一个“害病”加上写小说有2/3时间没上课的所谓坏学生的毕业资格不可。那挨整的小子也真不含糊，根本不将那一纸文凭当回事，让走就走，扛起铺盖卷蹿了。他就是著名探索影片《猎场札撒》的编剧江浩。在校期间他连发了《废墟里的轶闻》、《走出古墓的人》两本小说集，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小说《猎场札撒》发表在《江南丛刊》上，惊动了内蒙文坛名将温小钰，使其连连发表评论给予肯定。

小小的“学潮”引起了内蒙师大文学系主任马国凡教授的重视，他站

左舒拉

出来说了很有份量的话：“江浩本来就是怪物，因此你必须象对待怪物一样对待他，他才能成活。”于是江浩如期拿到了毕业证。

流浪者——红绿色盲

大概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前夕，紧靠东北的内蒙古哲里木盟，扎鲁特旗传出一则很招人耳目的新闻，旗水电站站长（江浩的父亲）离婚了。离婚这种事在20多年前，别说是在偏远的哲盟就是北京也会给人传得神乎其神。父母的离异造成舆论大哗对年仅11岁的江浩是个晴天霹雳般的打击，他一个人出走了，既没跟父亲，也没跟母亲。只身一个满族孩子，扛起一把锄头进小兴安岭开始了长年流浪生活。

挖药这个营生，当时每天能赚个两块多钱，这在20多年前也是个不得了数字。但江浩是个色盲，红绿不分，常常搞错，只能将就挖些个好认的甘草，勉强填饱肚皮。

一日，小江浩正在山上挖药，来了一群为蒙古老客赶马的汉子，大概是肚子饿了，见个小毛孩子孤身一人背着干粮在那里东刨西挖，也顾不上礼义廉耻，蜂拥而上把江浩的炒米、干粮抢个精光，无论江浩怎样抡着锄头拼死保护，终因人小力亏、驾不住人多势众，最后只有连哭带骂的份儿了。大约是看这小娃哭得可怜，赶马人起了恻隐之心，约好3天以后来接他去干一天能挣十几块钱的大“事业”。当时的十几块钱相当于如今的百来元，江浩当然乐意去。赶马人没有食言，3天后，他们赶着200多匹马带着江浩上了路，从此江浩开始了风餐露宿，饥一顿、饱一顿的贩马生涯，漂泊于

山间、草原。一晃就是4年。（江浩证明，这一细节让《中国青年报》的周松林记错了）。

坐牢——插队——上学

1970年，内蒙古文化革命进一步深入，一打三反运动全面展开，赶马属“地下黑包工”而成为非法。不日，江浩所在的小马帮全数被擒，关在当地土监狱，一蹲就是几个月。江浩人小，看守也不太管他，时常跑出来为犯人买烟……

以后，他被遣送回乡，在哲里木盟、扎鲁特旗、乌力吉木仁公社、查布嘎图大队，插队落户。时年16岁。他为队里放羊、牧马，混迹于蒙族老乡之中，很快就能说一口流利的蒙语。又由于曾念过5年小学，江浩居然成了科尔沁草原上的大队会计。识了字，就想看书，好在队上有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来的知识青年，从他们那里江浩借得些个小说，就生吞活剥地读了起来。很幸运其中竟然有《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这在当时实属难得。这些文学巨匠们讲述的震撼人心的动人故事使江浩这个双脚没迈出过小兴安岭与科尔沁草原的土包子如醉如痴。无论是在马背上、羊群中，还是在饭桌旁、被窝里，他老是捧着书，如饥似渴、如狼似虎、近乎疯狂。从这一本本神奇的故事里，他看到了自己，看到了世界，也看到了人生。在旁人看来这小子象得了“魔症”，被书迷昏了头。上到文革一类“国家大事”、阶级斗争，下到柴米油盐，一概不管不问。

消息传到公社书记金星辰耳里，说查布嘎图有个本地小盲流，看起书来不知死活。书记觉得满有意思，金口一开，

一张上调表飞到江浩面前，这野惯了的江湖马贩子竟一下子混入了哲盟师范学校文科班。

女人使人变得更加聪明

到底是正经八板的师范学校。只要训练得体，一头小狼几经调教也能入道，超过所有的猎狗，成为猎人的好帮手。

过去看着那些写故事的人名，江浩总觉得很神，那是他心目中遥远的“上帝”，可望而不可及。学校拉近了他和“神”的距离。他渐渐发现编故事、写字书也是人做的事情。他试着将那熟透了的山巅、草原写下来，好象并不费劲。于是他暗自下定决心，今后要做个编故事的人。

此时，他的生活中最大的变化是多了一个长他两岁的女人，女人对江浩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全新的世界，这女人成了他以后的妻子——即高干家庭出身的北京知青吴火焰。同样，对吴火焰来说，一个科尔沁草原流浪儿，一个虽没念过两天书却立志写故事的野孩子，也是一个全新的完全陌生的“世界”。江浩野性的聪敏使她着迷，于是毅然决然地舍去了回京的机会，倾其全部女性的温柔，泼向这从小丧失父母之爱、钱袋里一无所有的塞外“小狼”。

爱和被爱是幸福的，尝尽饥寒交迫与众人白眼的江浩简直来不及反应眼前这从天而降的幸运是怎么回事？他醉了——当他醒来的时候，他终于领会了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女人和没有女人不成其为世界的道理。吴火焰使江浩成熟了，并且又聪明了一大截。一个女人的温馨使刚刚学会写字书的“野蛮人”笔下生满神灵之气。

编故事的人

机会来了。1973年，扎鲁特旗文工团向哲盟师范要专业创作人员，江浩入选了。在同一个地方，当年浪迹天涯的赶马汉摇身一变成为了吃“皇粮”、拿“奉禄”的专门经营“编故事”的体面人。

他太珍惜这个机会了，他要试试自己是不是干这一行的“料”。于是，当年在查布嘎图那种读书的癫狂，变成了写作的癫狂。他写自己见过的一切，想到的一切。他为文工团写舞剧，为自己写小说，不探闲事，不修边幅。他的五场舞剧《达那巴拉》在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获优秀创作奖。

然而，不谙世事的江浩虽然作出了成绩，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尝到人间妒嫉的厉害。由于这些人的挑唆招来团里领导对他的白眼。谁也不信这从前的小盲流，土得掉渣，没念过几天书，甚至不知城市为何物，看上去一没风度，二没教养的野小子居然能写东西？还能获奖？简直不能容忍。于是一顶“不务正业”的帽子莫名其妙地朝江浩飞来。他终于又领略到人生的痛苦除饥寒交迫之外，还有精神苦闷。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精神打击莫过于受人冷落。后来，《吉林文艺》发表了他的小说《呼兰哈达的红花》，这在荒僻的塞外闹起了不小的动静。处女作的发表竟成了他不务正业的罪证。文工团容不得他了。团长将一纸调令往他面前一甩。他已被剥夺了创作员的资格，发配到工农公社道德屯任教。美其名曰：“照顾夫妻两地生活”（吴火焰已被分在道德屯教书）。

江浩天生的结巴，在领导面前说不出多少道道，当年的野性被几年的文化日子磨得没剩多少碴碴。他窝窝囊囊地来到爱人面前，满脸沮丧：“今后咱们在一起好好过日子，我不写了。”吴火焰两眼冒火直盯住他道：“你是不是犯了啥生活错误？”见他连连摇头便又扔过去一句热得发烫的言语：“你不是号称除了杀人什么也干过的‘狼’吗？如今怎么成了兔子啦！今后你什么也不要干，只管好好写，我养活你。”妻子的勇敢燃起江浩性格深处原发的野性，他二话没说，扭头朝旗里狂奔而去。他一头撞进旗委书记的家门，面对着当地最大的“大官”包白乙拉大声地“理论”着，由于结巴，他说得很慢，也很硬。但书记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一句话：“调令作废，你回团写你的去吧！”

第二天，旗委来了电话，江浩留下来了。

他居然办起一个刊物

时隔不久，《吉林文艺》杂志的编辑来信约江浩前去参加该刊举办的创作会议。土头土脑的江浩敬而远之地缩在一角，远远地窥视着一群写字书的作家们，尽量保持沉默。会上一位50出头的人找到他，报名王阵，一听这盟里唯一发表过长篇小说的文联秘书长的大名，江浩立时肃然起敬，将一双罗圈腿极力并拢，笔杆条直地立正站好，长这么大和作家挨这么近说话，这在他还是头一回。

王阵话不多：“你来盟里帮我办个刊物，如何？”江浩受宠若惊，前言不答后语：“好是好……我行吗……我还有个爱人……”“那一块儿来吧！房子由我解决。”王阵一诺

千金。江浩夫妻双双上调到盟里。他没负众望，很快就办起了《科尔沁文学》，而且一创刊就引起轰动。他一到就联络了盟里所有能写东西的右派（其中有人还未平反）搞了个“右派”专号，一下子惊动了整个内蒙。

以《科尔沁文学》为阵地，江浩明白了天外有天，晓得了世界之大、粒子之微。他编故事的本领也眼看着见大。小说《创口正在愈合》获自治区文学创作奖，《我们的人生是这样转折的》获“草原文学”奖。两年之后，他考取了内蒙师大文学艺术研究生班。

涉足电影

在内蒙师大的几年，江浩这“土驴”又出息了许多，前面已经说过，出了两本集子，成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说《猎场札撒》也引起电影界的强烈兴趣。待到毕业前夕，一位自称是内蒙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人专为《猎场札撒》来见他，一见面，没想到这厂长竟是《科尔沁文学》时结识的“右派”郁洁。于是，郁洁以两室一厅的房子为诱饵将江浩夫妻调入内蒙电影制片厂，换得《猎场札撒》的拍摄权。

作为编剧，江浩与田壮壮第一次合作十分默契，此后两人自然成了朋友。田壮壮将电影界的不正之风一一以实相告，要江浩有所提防。在电影界编剧地位如同“妓女”，本子交出去，只好任人糟踏。导演是电影的中心，他们拍一、抓二、看三，吃着碗里的，望着锅里的，将编剧玩于股掌之中。还动不动就要与编剧争个署名，壮壮叮嘱江浩千万不能开这类先例，头一开就没个完。片子拍砸了记者往往骂编剧，得奖了则是导演的，与你无干。多亏田壮壮够哥们儿提

前打了预防针，江浩方才明白电影界并不比文工团好混。

电影《猎场札撒》使内蒙厂赔了本（虽然，在国际上也为内蒙厂扬了名），为此，上到领导、下到导演，江浩都跟着被动。为立功赎罪，第二年江浩为厂里写了个卖座的影片《古墓惊魂》，为内蒙厂又赚回40万元。算是填补了《猎场札撒》的亏损。

前年，为《猎场札撒》江浩开了洋荤，出访加拿大。回来写了个《在北美洲的困惑与焦灼》的访问记，说了些实话，为江浩带来了一定声誉，同时也招灾惹祸。首先是开罪了代表团团长×××，弄得她到处告状。然后，落了个狼的罪名，还被莫名其妙地取消了北京电影学院高级编剧班的学习资格。

好在，今日的江浩早已“油痞”。不会象当年那么认真，见多不怪，他对别人的恶毒，早已麻木，戏称自己为“流氓无产者”，早已修炼成咬不动、砸不烂的铜豆子了。江浩的事业足以使他在世上立足。

江浩是个不识抬举的家伙，他的确有些怪癖。他的中篇小说《冷酷的颜伦索克峡谷》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二等奖，并选入《中国小说年鉴》，于是有人要将他收入《中国名人大全》，他拒绝了。

离了草原，他戒烟、戒酒，还是一副不修边幅、十分随意的样子。他喜欢惹是生非，他对吴火焰说过：“别人说我在外面干什么，你都别信。但要说我杀人了，你可得信。”是这样，如今这会儿，遇上可气的事，真能逼得好人恨不得也去杀人放火。江浩这么说，我以为到那份儿上他也会这么做的。

人 只有在游戏中才是真正的人·桂未明	1
科尔沁的怪物——江浩·左舒拉	7
在北美洲的困惑与焦灼	1
塔尔寺：牢骚与虔诚的归来	119
散散淡淡走西域	203
